

国图藏韩应陞藏书题跋考释*

高柯立

韩应陞(?-1860),字鸣塘,又字对虞,号绿卿,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曾官内阁中书。他是清末重要藏书家,其藏书处名曰“读有用书斋”,著有《读有用书斋杂著》。其藏书甚富,不乏宋元善本,尤多旧钞精校本。韩氏不仅藏书,且有的亲手抄录,有的精加雠校。

韩氏藏书主要得自黄丕烈、汪士钟、戈载等吴中名家所藏,此外又自湖州书商购得浙中藏书^①。其藏书在咸丰年间曾有部分毁于太平天国战火,韩氏亦逝于咸丰十年夏逃难途中,但其大部分藏书经其后人保藏,至1933年始散出,轰动一时。韩氏藏书散出后,主要归潘宗周、周叔弢、陈清华等家,现在主要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②。

韩应陞之孙请曹元忠为其家藏书编制书目,然不果成,“旧存目录一册,讹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陆藏汉文古籍藏书题跋整理研究”(10ATQ005)成果之一。

① 参见李军:《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版本述略》,赵生群、方向东主编:《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三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

② 王欣夫《蛾术轩存善本书录·壬申稿》卷一“易传”条曾记述当时的情形说:“一九三三年秋,其后人携所藏至沪求售。时蒋谷孙代潘明训与陈澄中竞购甚烈,宋、元本皆归二家。京估为周叔弢择若干种,张芹伯则专收菟圃校跋本。余与叶遐庵、吴湖帆、潘博山日往观焉。犹忆余曾夺得旧书堂钞本《陆士衡集》,价五百金,旁徨终宵,款无所出,卒仍归诸芹伯,为之怅惘累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4页。)潘明训即潘宗周,宝礼堂主人。陈澄中即陈清华。蒋谷孙即蒋祖诒。张芹伯即张乃熊(1891-1942),张钧衡(适园主人)之子,浙江吴兴人,藏书家。叶遐庵即叶恭绰(1881-1968),近代著名学者、收藏家。吴湖帆是近代著名画家,吴大澂之孙。潘博山即潘承厚,字温甫,号博山,江苏苏州人,近代藏书家。王氏所说“京估”盖即文禄堂的王文进(字晋卿)。周叔弢在《云间韩氏藏书目》上有题识云:“王晋卿自沪携抄校本数十种来,选购三十种,乃费七千馀金,为余从来未有之豪举,而所得皆非上乘也。癸酉(1933年)十月中旬,韩氏书在上海散出,余为事所羁,手中又极窘,不得亲往搜罗,坐失良机,可叹可叹。”他与王文进有不少书信往来商讨购买韩氏藏书。见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年谱》,黄山书社,2000年,第72、77、83页。

脱凌乱杂,钞胥所为”。一九三四年封文权编订《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一卷。另外韩氏藏书目录的传抄本甚多,其间关系比较复杂,李军对此有专文论述,可以参看。

韩氏藏书多经其题识,虽然简短,亦能反映其购藏经过,比较重要的刻本、抄本还撰有较长的跋语,对版本加以考订,或者记述其校勘的经过。韩氏后人编有《读有用书斋藏书志》,收录了部分韩氏题跋,此书今藏南京图书馆。书商邹百耐在经手出售韩氏藏书的过程中,亦编有《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抄录了韩氏题跋。李军认为《题识汇录》源自《藏书志》,而加以精选。沈津和李军曾在文章中引用其题跋来讨论韩氏藏书的来源和流散,所录尚少。现就国图所见韩氏藏书,辑录其题跋并逐一加以考释,藉此了解韩氏藏书的来源及其流散,呈现清代至民国私家藏书的状况。限于篇幅,本文暂介绍其经部和史部题跋。(□表示不能辨认)

《易传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辑;《周易音义》一卷,唐陆德明撰,清乾隆二十一年卢见曾刻雅雨堂丛书本,韩应陞校跋并录孙堂等校语^①,六册,书号:7909。

本书卷首题“李氏易传附郑氏周易释文,乾隆丙子镌、宋本校勘,雅雨堂藏板”,其后有长方印“读有用书斋”。《李氏易传序》题下有方印“德均所藏”。德均即韩应陞之子,字载阳^②。又有方印“孙堂”,应是韩应陞在过录孙堂等校语时摹印的。《周易集解序》末有韩氏眉题云:

咸丰五年(1855)七月,余得湖客邵姓来朱笔校勘《周易集解》,不署校勘者姓名,盖或前后副叶另有记语并姓名,其后人卖书时耻为人指而去之者,眉上及下方共列数十条,寻其语似非无谓,姑移录于此,俟就正深于易理者,校勘本系嘉庆戊寅木渎周氏刊,七月十三日应陞记。

孙堂 张惠言 张惠 胡本 师吉按 杲按(以上系校勘本所引人姓名)

应陞按:张惠言字皋文,武进人,乾隆丙午举人,度嘉庆己未进士,官编修。阮云台先生序其《仪礼图》,谓其尤深《易》、《礼》。著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郑荀义》、《易义别录》、《易图条辨》等凡十六种。又云所著以《周易虞氏义》、《仪礼图》为最,《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予已刊行之。

又按:朱笔校勘本引张惠言语,未识即系阮刊二种内语否,俟考。

①《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著录为“韩应陞校跋并录孙堂校语”,但韩氏跋中所录“校勘本所引人姓名”除了“孙堂”,尚有“张惠言”、“胡本”、“师吉按”、“杲按”,故应著录为“韩应陞校跋并录孙堂等校语”。

②王欣夫将载阳作韩应陞之字,郑伟章以载阳字阳生,皆误。

据此跋,韩应陛是将嘉庆戊寅木读周氏刻本《周易集解》^①上的校语过录至本书。另《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卷一载,韩氏藏有《李氏易传》两种,皆为雅雨堂丛书刻本,其一为“某氏用红豆斋本校”,应即本书,因为《周易集解序》题下有校记云“乾隆己丑八月,从王太史史亭处借沃田先生校订红豆斋本校”。红豆斋即惠士奇(号半农人)的藏书处“红豆书屋”。卷一第一叶有长方印“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甲子应为同治三年(1864),丙寅则为五年,其时清军与太平军的战斗接近尾声。又有方印“周暹”,则此书后归周叔弢。其一为“朱秋崖临惠半农士奇、松崖栋手校本并跋”。朱秋崖即朱邦衡,秋崖为其号,江苏吴县人,曾传录惠栋校本《国语》^②。此本后归周叔弢,今亦藏国家图书馆^③。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一“李氏易传”条,收有上述两书的题跋印记^④,则周叔弢是通过文禄堂购进的。

《周易兼义》九卷,唐孔颖达正义,明崇祯四年毛氏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本,清张尔耆、韩应陛跋,佚名录卢文弼校跋,九行二十一字,四册,书号 09905。

封面题“周易疏”,为韩应陛手迹。右为其题识云:

卢氏校本,得之苏州书友蒋恕斋,时在戊午三月中,央斋借校一过,并多是正处,遍为贴签,而后此书方善校本,盖此本原非卢氏手校,系□人度本,致多错误耳。咸丰八年(1859)六月十六日记,应陛。

按:此书为《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⑤和《云间韩氏藏书目》^⑥失收。

①应即嘉庆二十三年周氏刊枕经楼刻本《周易集解》,上海图书馆藏有两种,一为清潘介祉录潘世璜临惠栋校,一为清管芷湘校。据《书目答问补正》,木读周氏即吴县周孝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8页)。枕经楼是清代藏书家陈敬简藏书处,有《枕经楼藏书目》,参见《文献家通考》,第280页。

②参见《文献家通考》,第567页。

③《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著录一种“易传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辑,清乾隆二十一年卢见曾刻雅雨堂丛书本,朱邦衡跋并录惠士奇、惠栋批注,四册”,书号7908。此本书衣题云“半农人评注李氏易传,男栋松崖参,红豆斋藏本,戊午六月苏州述古堂经手归于读有用书斋”,据其笔迹当出自韩应陛之手。其《李氏易传序》第一叶有印三:长方印“古娄韩氏应陛载阳父子珍藏善本书籍印记”,方印“滋兰堂藏书印”。按滋兰堂为朱奂藏书处,朱奂,江苏吴县人,为朱邦衡之侄(《文献家通考》,第418-419页)。卷一第一叶有印二:方印“周暹”,长方印“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则此本原为朱氏滋兰堂所藏,后经述古堂归韩氏,再经文禄堂归周叔弢。

④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10页。

⑤⑥林夕主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

《礼记》二十卷,汉郑玄注,宋刻递修本,黄丕烈、韩应陛、张尔耆跋^①,九册,十行十六至十八字、小字双行二十七至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存九卷:卷五至八、卷十一至十五。书号 8637。

本书卷五第一叶有长方印“长洲顾仁效水东馆收藏图籍记印”,为明代藏书家顾仁效之印;又有圆印“赵宋本”,当为清代藏书家席鉴之印^②。又有方印“汪士钟读书”。则此书前此曾经顾仁效、席鉴和汪士钟收藏^③。另外还有方印“德均审定”,长方印“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则此书后经韩德均保藏。钱润文是上海金山县藏书世家钱氏后人,守山阁为钱氏藏书处,钱熙祚刻有《守山阁丛书》^④。本书卷末有黄丕烈跋云:“此残宋本《礼记郑氏注》五至八、十一至十五共九卷,予得于任蒋桥顾月槎家”。据此,此书嘉庆年间曾藏于任蒋桥顾月槎家,后归黄丕烈。黄跋之后又有张尔耆咸丰八年跋云:“韩舍人绿卿笃好宋本书,昨年得残《礼记》于吴门汪氏,凡九卷,为黄尧圃先生士礼居旧藏”。据此跋,韩应陛得书在咸丰七年。

另,《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著录有《大戴礼记》十三卷,“雅雨堂刻本,惠松崖栋、顾润莘广圻、戈小莲宙襄三人手校,有惠戈二跋”,此书当即《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之清刻本《大戴礼记》十三卷,有“惠栋、戈襄批校并跋,顾广圻批校”,书号 12266。该书《目录》第一叶有方印二:“德均所藏”、“百耐眼福”。“百耐眼福”为邹百耐印,邹氏为书商,韩氏藏书多由其经手售出,故编有《读有用书斋藏书志》^⑤。卷一第一叶有印四:方印“戈小莲校本”,长方印“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戈小莲秘笈印”、“蒋祖诒读书记”。则此书原为戈氏家藏,后归韩氏,再经邹百耐归于蒋祖诒。仅仅根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的著录很难知晓此书曾是韩氏藏物,如果能依据《读有用书斋书目》著录的韩氏藏书特征,应该可以发现更多存世韩氏藏书及其流散的情形。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宋刻本,韩应陛跋,七册,十三行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书号 8659。

本书卷首有长方印“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

①按此书未见韩应陛跋,《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亦未提及有韩氏跋,《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当有误。

②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第一二五条、二五七条。席鉴,字玉照,江苏常熟人,乾隆间国子监生。参见《文献家通考》,第 261-262 页。

③《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残大字本礼记郑氏注九册”条下亦云“汪闳源士钟艺芸书舍旧藏”。

④参见《文献家通考》,第 816-819 页。

⑤参见李军《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版本述略》。

妇之印”。后有韩应陞题识云：

残宋本《三国志》七册，存《魏志》七至九、二十五至三十凡九卷，每册钤汪士钟、徐渭仁印。按常熟张氏《藏书志》^①载此，称系北宋刊本，所存《魏志》各卷如数外，更有《蜀志》九至十五、《吴志》四、五、十二至十五各卷，今不知尚存否也。尝得明南监本为义门校者，内有据北宋本校，与此本正同，知《藏书志》所称不谬，惟何所据校改各卷出张氏所记外者颇多，而张所收《蜀志》多至七卷，何乃无一字校入，岂何所据者另一本欤？所得何校本系他人度本，非手校也。庚申（咸丰十年）三月晦日记，韩应陞。

咸丰己未（九年）秋得此书于书友蒋恕斋。

此书《魏志》卷七第一叶有印七：圆印“赵宋本”、方印“韩印绳夫”、“价藩”、“德均审定”、“徐渭仁”、“汪士钟读书”，卷八末有印三：长方印“曾为徐紫珊所藏”、“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应陞审定宋本”。韩绳夫（一名熙，字价藩）应为韩应陞之孙辈^②。徐渭仁，字文台，号紫珊，上海人，卒于咸丰三年。则此书曾经席鉴、汪士钟、徐渭仁收藏，后归韩氏。

此书后归宝礼堂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在《三国志残本》（七册）下录有韩氏题识，前有记语云：

宋刻《三国志》最罕见、最古者为北宋末衢州本，今藏涵芬楼，仅存《魏志》。又有南宋建阳本，海源阁杨氏有之，亦不全，今不知流落何所。此小字本，余得之松江韩氏，为爱日精庐张氏故物，存《魏志》七至九、又二十五至三十。审其字体，似为蜀中所刻。宋讳避至“构”字，张氏指为北宋刊本，殆未确也。^③

又《文禄堂访书记》收有此书^④，则潘宗周是从文禄堂购进，再捐给国家图书馆的。

又一种，明万历二十四年南京国子监刻本，佚名录何焯批校题识，韩应陞跋，十六册，书号 17560。据《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载，韩氏藏有《三国志》三种，其一为《三国志》六十五卷，“明冯梦桢刊本，某氏校”，应即此书，亦即上引韩氏跋中所说的“尝得明南监本为义门校者”，因现存明南监本所见何氏批校者皆为过录，韩氏所谓“为义门校者”恐亦为过录。卷首有校勘记录单一叶。卷末有韩氏跋云：

①即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张金吾（1787-1829），江苏常熟人。爱日精庐是其藏书处。参见《文献家通考》，第 728-733 页。

②《读有用书斋藏书志》（稿本，南京图书馆藏）有长方印“韩绳夫一名熙字价藩读书印”，见李军：《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版本述略》，第 348 页。

③张元济编：《宝礼堂宋本书录》《张元济全集》第 8 卷，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39 页。

④《文禄堂访书记》卷二，第 72-73 页。

朱笔校《三国志》，系度何义门先生校本。曾得《吴志》一种，系别据何校本度入者，与此正同，而不及此本精审，可知此本之为度何校矣。此所称北宋本，与《藏书志》残本正同，彼本只有二十二卷，此出于彼本之外者极多，而《蜀志》彼本有七卷，此却无一字校入，据此可知何所据与张氏所藏板同而本不同无疑也。张所收各卷与此所校各卷，阅者细检之自明也。咸丰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得之苏州世綵堂，记时在十年三月三十日也。应陞。

跋中所谓“曾得《吴志》一种，系别据何校本度入者”，应即《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所载之“三国志吴志二十卷，明嘉靖内监版本，听松轩校并跋，士礼居旧藏并署签”。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宋袁枢撰，宋淳熙二年严陵郡庠刻递修本，韩应陞、曹元忠跋，三册，存三卷：二、十二至十三，书号 8665。

本书三卷当为吴江徐氏所藏。卷二第一叶上有印六，其中长方印“吴江徐氏记事”、方印“傅增湘印”、“叔沅”、“汪士钟”，则此卷后经汪士钟归傅增湘^①。但卷十二、十三则经黄丕烈归韩应陞，与卷二之递藏源流不同。卷十二第一叶有印六，中亦有长方印“吴江徐氏记事”、飞龙圆印，又有方印“韩印绳夫”、方印“价藩”、长方印“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卷末叶有长方印“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卷十二前有韩氏跋云：

苏州汪氏藏《通鉴纪事本末》，标题上下亦有飞龙与徐氏印，此书十二、十三两卷即由彼书散出者，而汪书十二、十三两卷已用同板后印、盖张氏图记者补入。书首有章大醇序云“是书刊淳熙乙未，修于端平甲午，重修于淳祐丙午”。序后有列衔二行“胡自得掌工”、“章士元董局”，汪本原板三十卷，后印本补者若干卷、钞补者六卷。咸丰戊午十一月见之，价昂，持去。此二卷予得之滂喜园黄氏。应陞。

按汪本钞补六卷，后印本补者二十一卷，原印十五卷，前云三十卷，误也。后印本补者每卷前印“柏山张氏省轩恒用印”九字，后印“豫园主人”四字，其本遇有太上御名者或改作“构”字，盖文系元时修板、元时所印者也。冬至前三日记，应陞。

《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著录此书，“二册，存十二、十三二卷”，称其为“士礼居旧藏”。韩氏跋中亦对汪氏藏本做了详细的描述，可以了解汪氏所藏本共计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宋淳熙刊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跋》，中言：“曩日于陶斋遗书中得小字残本一卷，知其罕秘，私用珍惜。嗣见松江韩氏书中亦有一册，取而视之，其藏印与余本同，知本一书而分析者。”《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4册，第461—462页。

四十二卷全^①，韩氏所得自黄氏的两卷当自汪氏所藏本散出，汪氏又用“同板后印、盖张氏图记者”补足此两卷。现国图藏本是汪氏藏本之卷二和韩氏藏本（卷十二、十三）的合装本，按此书书号，乃自潘氏宝礼堂捐入国图。但据《宝礼堂宋本书录》载，潘氏藏有《通鉴纪事本末》残本四册，为卷十二、十三、十七、十九，其题记说“前二卷为松江韩氏旧物，后二卷则缪艺风弃藏也”^②，则潘氏是将韩氏所藏的卷十二、十三和缪氏所藏的卷十七、十九合装为一书。国图藏有宋淳熙二年严陵郡庠刻宋元递修本《通鉴纪事本末》残本（书号 8666），存卷十七、十九二卷，共二册，卷十七卷首有印四：长方印“云轮阁”、方印“云自在庵”、长方印“缪荃孙藏”，卷末有方印“艺风后人”，当即潘氏所得缪氏所藏二卷。则国图在接收宝礼堂所捐宋本后，将潘氏所得卷十二、十三与傅增湘所得卷二合装为一书，而将缪氏所藏之卷十七、十九析出。汪氏藏本大部流散，不知所踪，而卷二又与韩氏所藏卷十二、十三重逢，真是不幸中之幸事。

韩氏跋前有曹元忠跋云：

宋袁枢撰，为严州小字本，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四字，版心有刻工方忠、宋琳等姓名，每卷后皆有“印书盛新”四字，为他宋本所无，知选择纸墨，责有专归，亦得附名古人，慎重如此，乃十二、十三两卷于宋讳皆阙笔，如玄、朗、敬、警、弘、泓、躬、匡、胤、恒、贞、徵、让、树、贤、昺、栢、垣、緡皆是，而于高宗讳作“太上御名”四字，孝宗嫌讳“慎”字皆阙末点，由是书刻于孝宗朝，《玉海》所云淳熙三年诏严州摹印者是也。旧有章大醇序略云，是书刻于淳熙乙未，修于端平甲午，重修于淳祐丙午，序后结衔题“待省进士州学直学兼钓台书院讲书胡自得掌工”为一行，“承直郎差充严州州学教授章士元董局”为一行，世称淳熙小字本，为最初刻，宝祐大字本尚在其后，故为宋本中极不易得，虽内阁大库所藏原有是书，犹记光绪戊申元忠在文华殿检勘只得三部，一黄绫装十册，一红皮本二十六册，一国子监崇文阁官书朱文长方木印十二册，然皆非完帙，惟吾乡汪闳源家相传有此，即《艺芸书舍书目》所载小字本四十二卷者，顾以绿卿前辈是书跋语言之，则亦系钞配，可见欲求全书，难之又难，而此二卷亦属可宝已。吴曹元忠记。

曹氏此跋当是他为韩氏整理藏书所撰。曹元忠（1865-1927），江苏吴县人，光绪二十年举人，官内阁侍读、资政院参议。光绪宣统间，张之洞、那桐奏请整理内阁大库藏书，由曹元忠住持，在文华殿“逐一清理，均撰有提要”^③。跋中所言光绪戊申（三十四年，1908）在文华殿检勘内阁大库藏书，即指此而言。

①据国图藏清抄本《艺芸书舍书目》（书号 03027）第一叶“庚字号”有“宋板小字本纪事本末八十四本”。

②《张元济全集》第8卷，第45-46页。

③《文献家通考》，第1334页。

《建炎复辟记》一卷《南渡录大略》一卷，清张德荣抄本，韩应陞跋，一册，十一行二十一字，书号 8041。

此书扉页有韩氏题记云：

此为张青芝先生子充之手钞，己未得之滂喜园黄氏。应陞记。

张德荣，字充之，江苏长洲（今属苏州）人，张位（青芝）之子，乾隆二十年（1755）为县诸生。而张位乃何焯门人^①。韩氏尚有《湛渊静语》亦为张德荣抄本。此本为黄丕烈士礼居旧藏。

卷首有印五，中有方印“德均审定”、“周暹”、长方印“曾为云间韩熙鉴藏”、“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南渡大略》末有印五，中有方印“韩绳夫印”、方印“价藩”、“百耐眼福”、长方印“韩应陞鉴藏宋元名钞名校各善本于读有用书斋印记”。据“周暹”印知此书是周叔弢购藏后捐归国家图书馆的。

肇域记六卷，明顾炎武撰，清王学昉抄本，二册，十一行二十三字，无格，书号 08077。

据《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记载：“韩氏属王学昉景钞士礼居藏本并景度黄尧圃跋、钱竹汀跋”。第一册封面题“肇域记上，影钞滂喜园藏本，王学昉钞”，为韩氏手笔，其左为韩氏题识云：

滂喜园本价须洋银一元五角，兼嫌其纸经水湿。及钞毕，其费亦不下一元五角，须知收现成之终便宜也。

卷首有临黄丕烈跋，此跋见《尧圃藏书题识》卷三。跋后有一行题记云：“嘉庆庚午春钱唐何元锡借录于蝶隐园。”后有方印“敬祉”。按，何元锡（1766—1829）字梦华，又字敬祉，浙江钱塘人。蝶隐园（或称蝶影园）是其藏书处。何氏与黄丕烈颇多交往^②。又另有韩氏两则题记：“原书中朱笔句读或系夏方未笔，因属周杞亭照度。应陞。”“咸丰己未七月，周姓友影模于读有用书斋。”据此，何元锡曾借录过黄丕烈藏本，韩应陞让周杞亭影模了何氏的题记、印章。另外，黄氏藏本中的句读也是由周杞亭过录的。

临黄跋之后又有一跋，也是过录的，不录。该跋左有韩氏题记云：

此叶原本审系钱竹汀先生笔，惜原缺尾叶。己未七月，属周姓友影模，或尚得十六七耳。韩应陞记。

据柳向春考证，此跋系夏文涛所撰，而非钱大昕所撰^③。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收有此书题跋^④，《肇域记序》下有印二：方印“周暹”，长方印“甲子丙寅

①《文献家通考》，第 331—332 页。

②《文献家通考》，第 616—618 页。

③《文禄堂访书记》卷二校勘记第十一条，第 405—406 页。

④《文禄堂访书记》卷二，第 132—134 页。王氏所录多有文字出入，本文不一一出校注。

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则此书是周叔弢经王文进购入，后捐归国图的。

《水经注》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撰，明抄本，沈廷芳、韩应陞校并跋，十二册，十一行二十二字，蓝格，白口，四周单边，书号 8097。

卷首有题识云：

《水经》余向有善本，藏于松陵月满楼中，甲寅兵后遂失之。今购此聊备翻阅，但苦遗谬甚多，不遑讐校，姑存诸以俟归畊之暇再定丹黄可耳。丙辰夏五竹醉日，西皋主人识。

该书《目录》第一叶有印六，中有方印“周暹”、“沈廷芳印”、“椒园”、“古柱下史”（后三印皆为沈氏印^①），以及长方印“韩应陞鉴藏宋元名钞名校各善本于读有用书斋印记”。又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亦收有此书题跋^②，则此书是经沈廷芳、韩应陞收藏，周叔弢经王文进购入，后捐给国图的。

卷四十末沈廷芳跋后有韩氏跋云：

酈氏之学素未从事，咸丰七年腊月湖州书友顾姓持此书来，收之。书系旧钞本，首有丙辰夏五西皋主人题，未有乾隆戊寅九月仁和沈叔园廷芳志语。书为坊间人重编失次，不免手为更正，且取旧存朱谋埜笺评本略为对勘，朱本十八卷第一条“又东迳武功县北”注“长安人刘终于崩”下即接“志也，惠公孝公并是穆公之后云云”，于“崩”字下笺云：“此下文理不属，盖脱简也。”按朱固以谢耳伯宋本及元本校正者，而亦缺此，即本书朱笔校者亦谓刻本遗落，须寻别本校对，是此处脱简各本皆同，而此本乃独多二十一行，上下脉络俱贯，又朱所引宋本多与此钞同者，而多为朱笔抹去，且随手签出各条粘上方，据此知此本系从别刻完善宋本未经脱简者钞出，而朱笔所据乃系别本，即属宋本，亦系脱简后校改本耳。即如十八卷内一条，朱笔据刻本改“于为云云”“崩”下增“亡也”二字，盖中既脱去二十一行，“于崩志也”四字接连“志”字，又或以形近“忘”字致讹，校者以“刘终于崩忘也”文理不通，遂亦意“忘”作“亡”，而又于为云而辍终竟变为注释，“人长安”以下数字，又将变为注语，事虽可笑，而校改致讹之由具有条理可寻也。书中朱墨笔校字不著所据之本，当系疏漏，或亦原本已自录入另纸，装书时为人失去故耳。余年老，精神衰惫，温习旧业且不足，岂能更事新学，惟虽不复事此，而固能知此本之佳，因此以告世之喜此学者，俾知此本之可贵耳。应陞五日灯下。（后有韩氏四印，其二为“应陞手校”。）

①参见《文献家通考》，第 263-264 页。

②《文禄堂访书记》卷二，第 131-132 页。

在这里韩应陞通过校勘来证明此书的版本价值。此本未见于陈桥驿点校《水经注》所及诸本，并此跋亦未见陈氏言及，或许可以补鄙学发展之一环节。

卷一第一叶有韩氏校记云：“书中原有红墨笔纸条，恐久而失去，且据录入上方，其密行大幅者未及录入，仍留其原本而已，原朱墨笔与行间校改字迹当出一手。应陞。”又记：“红笔据明朱谋埠本。”

又一种，明嘉靖十三年黄省曾刻本，钱允治抄补卷一至卷三并校跋，黄丕烈跋，韩应陞校并跋并录冯梦桢题识，十三册，十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书号 8096。

按此书卷一至卷三为钱允治抄补，卷三末有钱氏跋云：

五岳山人于嘉靖甲午以宋本《水经》重刊于家，先君随即刷印一部，不知何故失去首册。尔时补印似无难者，荏苒因循，板既远售，首册缺如，迄今深以为恨。不佞知学即好其书，而讹错盈卷，每览辄厌。顷闻豫章郁仪王孙注笺精审，而友人陈参戎从彼中来，获以见贶，疑滞顿释，因假史辰伯元本钞完三卷，自七月初三日至十三日始毕，老目幸明，不以为疲，然每为坐客嗤鄙，以为何自苦如此。呜呼！先君印是书垂八十五六年，小子幸存，奚憚而不为乎？今岁三伏少热，新秋荐凉，老人殊不苦也。天启二年（1622）七月十三日八十二翁灯下书。

卷四十末有钱氏跋三，述其校勘情形曰：

万历甲寅（四十二年，1614）六月朔日，阅于南官坊之新居。地理纠盘，名目杂互，既难寻绎而刻字舛缪，善本艰获，虽随文校改，别罔据正，愧懊之甚。初四日记。

天启二年五月晦，始得豫章注笺，少加校正，积疑涣释，连日亢旱得雨，轩窗荐凉，笔记于此。六月十四日，八十二翁用朱墨书。

七月初三日起至十三日钞补□□三卷，完为全书。

根据这四篇跋可知，钱允治之父钱穀曾以黄省曾刻《水经注》板刷印一部，后失去首册，钱允治后对此书加以校勘，并钞补了首三卷。卷首有佚名题识云：

黄省曾号姬水，明万历人，善书，与王雅宜诸人齐名。钱叔宝号子玺，名穀，工山水人物，亦善隶书，明天启间人。此书姬水所刻，而叔宝校误颇费苦心，然尚有差讹，因工板不善也。

其后韩氏有跋辨钱叔宝非天启间人，云：

按卷三末功甫记语，天启二年自称八十二翁，叔宝为功甫父，右条谓之天启间人，误。咸丰庚申，应陞记。

同时，题识所云“叔宝校误颇费苦心”不确，因为书中亦有钱允治校勘记语。此书后归黄丕烈，又归韩应陞，韩氏过录了冯梦桢的校记，卷三有韩氏跋云：

紫笔度冯开之先生手校本。按：冯校本亦黄刻，兹度入此本，有不能从冯而语出自应陞者加按字及应陞按等字，或用小名印，或用◎，否则俱直写原文也。原文改入字多盖本字上，兹重钱手书，不敢污损，其改入字只旁

注改去字，字旁加「，改入字有为钱抄补已改正者，字旁加○，冯自于字旁作○者不得不变从●，以为分别耳。冯改入字与此本改入字同者，将本字注入下方，亦用◎以别于冯下方自注字。皇清咸丰八年十月华亭后学韩应陞记。

黄笔度冯本上小字朱笔校本。按小字朱笔在冯后，然似亦明手。冯本前后各印，冯开之先生名号各印外，有“冯氏三餘堂”、“冯文昌”、“长乐”、“茅斋”四印，此小字朱笔不知究出谁手耳。应陞。

按，序前有国朝人记语几行，称叔宝校，误，末册三十七卷前有莒翁跋一纸，称功父手书。叔宝功父父子手笔愧未能审之，但逐册起俱有叔宝印，独首册失去，经后钞补者无有，可知是功甫矣。十一日又记。

冯梦禎（1548-1595）字开之，号真实居士，秀水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监酒。著有《快雪堂集》六十四卷。冯氏校本今已无从获见，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韩氏过录校语了解冯氏校勘的情形和结果。据上跋，韩氏自己亦对此书有所校勘，并与冯氏校语做了严格的区分。韩氏过录冯氏校语，不仅仅过录冯氏校勘文字的内容，还过录冯氏反映校勘经过的校语，如卷一末有校语“万历庚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校完此卷，真实居士冯梦禎”，卷三又云“廿七日校，甚寒，真实居士”，卷三十六又云“廿一日听雨，校终此卷，时东北上有火，救灭，梦禎”，卷三十八末又云“新正廿二日客来颇夥，午间飞雪，未刻校完，梦禎”。

卷四十末在前引钱氏跋语后有钞补的一叶，后有周叔弢跋云：

此叶是冯开之手抄（卷三十八第五叶），乃韩氏所据之本，不知何时脱失，夹入此书中，因装附卷末，以重名贤手迹，无使再散佚也。乙亥十月弢翁记。

据此周叔弢购获此书时，韩氏所据冯氏校勘本之残叶被夹在书中，周氏重新加以装订。据《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载，韩氏藏书中有—全本黄省曾刊《水经注》，为孙氏万卷楼旧藏，或即冯氏校勘本。现在冯氏校勘本存世者仅此—残叶而已，盖因其为冯氏手抄，是“名贤手迹”，而得以保存。

此书原为钱氏家藏，故有方印“钱氏书印”、“钱氏叔宝”、长方印“中吴钱氏收藏印”。后归韩氏，有长方印“古姿韩氏应陞载阳父子珍藏善本书籍印记”、“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印”，可见韩氏父子两代保有此书，卷三韩氏校跋后有方印“应陞手记印”、“应陞手校”、“粗知几何之学”、“爱读周秦诸子书”，亦可见其重视此书。再归蒋祖诒。蒋祖诒字穀孙，浙江吴兴县人，蒋汝藻之子，书中有方印“蒋祖诒”、“穀孙”。周叔弢应是从蒋氏手中购得此书，书中有方印“周暹”，上引周氏跋后有方印“自庄严堪”。则韩氏所藏—钞本、—刻本《水经注》皆为周氏所得，可谓殊途同归也。

《金石三例》十五卷,清卢见曾编,清乾隆二十年卢见曾刻本,韩应陛跋并录佚名及姚樛寮批语,二册,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书号 06504。

本书实际上包括三种书:(元)潘昂霄(苍崖)《金石例》、(明)王行(止仲)《墓铭举例》、(清)黄宗羲(梨洲)《金石要例》,故名“三例”。书前有卢见曾序。此本不见于《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而见于《云间韩氏藏书目》,后者还著录一抄本《苍崖先生金石例》。

《金石例》卷一第一叶下有长方印“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卷末有长方印“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墓铭举例姓氏目录》下有二方印“价藩韩熙珍秘”、“云间韩氏收藏”,上有长方印“价藩翰墨”。《墓铭举例》卷一第一叶下有三印:“曾为云间韩熙鉴藏”(长方印),“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长方印),另一长方印不辨。《金石要例》卷末韩氏跋后有长方印二:“阶藩宝此过于明珠骏马”、“百耐眼福”。据此,此本经韩应陛之子孙收藏,并经邹百耐之手。

《金石要例》卷末有韩应陛跋二:

咸丰五年乙卯十二月,有书友携来《金石三例》,系嘉庆十六年栖霞郝懿行翻刻本,书中有圈点,眉上有批,批语多所订正推广处,其所裨益于本书者盖不浅渺,批分丹黄二笔,而皆不著名,笔迹似出一手,尚有别字应改正者,盖又系他人度本,不知原果出一人手否尔?语中已及姚姬传,其人盖不远,非吾乡姚樛寮先生也。笔意殊谨严,近人中或嘉定毛申甫先生有焉,不知果出谁手也。圈点俱用朱,批语亦间以墨笔圈点,系(?)度入此册,各从其旧。岁暮俗冗,仅手度其朱笔批语,其黄笔及圈点俱属人度之,二十一日拏舟往上海,记于塘口舟次,华亭韩应陛。

青莲色笔姚樛寮先生本,咸丰丙辰十一月五日,应陛手度。

跋一中所言“栖霞郝懿行翻刻本”,当即嘉庆十六年饶向荣刻本,今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均有藏本。跋二所言“姚樛寮先生本”似为另一本,因为前者明确说“非吾乡姚樛寮先生也”。韩应陛将所见郝懿行翻刻本上的批语和姚春木批本上的批语过录到其所藏乾隆二十年卢见曾刻本上。前者的批语未著名,韩氏对批语者加以考订,以为非姚春木所撰,而可能是毛岳生的手笔。姚姬传即姚鼐,姚樛寮即姚春木,毛申甫即毛岳生,姚鼐是清代古文大家,毛岳生曾师从姚鼐^①,韩应陛亦从姚春木学古文^②。据跋一可知韩应陛在过录前人批语时,对于朱、黄二色笔也加以区分,“各从其旧”,力图保持其原貌。

①《清史稿》卷四八六《毛岳生传》。

②《读有用书斋杂著》卷首张文虎《读有用书斋杂著序》曾言韩应陛“既而从姚先生春木游,得望溪、惜抱古文义法”。

《石墨镌华》八卷,明赵岫撰,清康熙三年金俊明抄本,一册,十二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金俊明跋,韩应陛跋并临毛晋、毛扆批校、黄丕烈题识,书号 09599。

《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著录两种《石墨镌华》,一为“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初刻本,毛子手校并跋,黄荛圃跋”,此本当即国图所藏明万历四十六年自刻本(书号 9598)^①;一为“金耿庵手钞本,韩绿卿手度毛黄二氏校并跋”,即此本。金俊明(1602-1675),号耿庵,江苏吴县人。县诸生。善书,“平居缮录经籍秘本以讫交游文稿,凡数百种”^②。

《石墨镌华序》第一叶有印八:“大可”(长方印)、“谷孙秘笈”(方印)、“蒋印祖诒”(方印)、“韩印绳夫”(方印)、“价藩”(方印)、“祁阳陈澄中藏书印记”(长方印),一不辨。“大可”当为清人毛奇龄之印^③。另外此本《目录》末叶有长方印“价藩宝此过于明珠骏马”,卷一首叶有三印,一为“密均楼”(方印),一为“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长方印),一为“吴兴张氏韞辉斋曾藏”(方印)。“密均楼”即蒋汝藻之藏书处“密韵楼”。韞辉斋则是民国藏书家张珩(1917-1964)的藏书处,其藏书有不少得自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和南浔蒋氏密韵楼^④。卷八末有“平江黄氏图书”方印^⑤。根据这些印记,此本曾经毛奇龄、黄丕烈收藏,再归韩应陛,又经其子孙递藏,一度归蒋氏密韵楼和张氏韞辉斋^⑥,后归陈清华,再由国家图书馆购藏。

此本《目录》末叶有韩氏所临毛晋跋云:

陕西西安府学宋向拱镇长安,摹拓古碑三十余本,或以为害,往往鐫削其字。韩缜修坝桥,督工急,民磨碑石供之。遭此二厄,故缺者甚多,宋拓有未遭厄者,或以全且不剥蚀,所以珍贵。

此跋后有韩应陛请人摹印的“毛晋秘笈”方印,其旁有韩氏题记云:“应陛按,印文系圆朱文,又万照工部尺,一寸强。”卷八末有韩氏所录黄丕烈跋云:

余向收《石墨镌华》,为金耿庵手录本,重其名钞也。顷从试饮堂顾氏

①此本《自序》第一叶有印八,“大可”(小方印)、“蒋印祖诒”(方印)、“祁阳陈澄中藏书记”(长方印)、《自序》末有“价藩宝此过于明珠骏马”(长方印),与金钞本同。另有方印“席氏玉照”,为明席鉴(字玉照)之印。《石墨镌华序》有二方印“韩印绳夫”、“价藩”。《目录》有方印“密均楼”、长方印“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卷八末黄跋后有方印“尧山”、“吴兴张氏韞辉斋曾藏”。

②《文献家通考》,第22-23页。

③毛奇龄(1620-1713),字大可,号西河,浙江萧山人。其藏书印有“大可”、“大可氏”。见《文献家通考》,第50页。

④《文献家通考》,第1714页。

⑤当为黄丕烈藏书印,见《文献家通考》,第575页。

⑥据《尧圃藏书题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毛晋、黄丕烈题跋之明万历刻本《石墨镌华》后归吴兴张氏,第217页。吴兴张氏当即适园张钧衡,张珩乃张钧衡之孙。

复得此明刻旧本,兼为毛氏父子收藏,中多手迹,古香尤觉可爱,且与耿庵钞本并藏,名钞旧刻,一书而两全其美,岂不幸欤。壬戌仲冬菟翁丕烈。据此跋,黄丕烈在得到金俊明手钞本《石墨镌华》后,又从顾珊的试饮堂^①得到毛晋父子所藏明刻本,使得“名钞旧刻,一书而两全其美”。此跋后为韩氏二跋云:

咸丰庚申二月到滂喜园黄氏阅书,此金钞本及毛藏本皆在,且并取回。毛本朱墨不止二人手,其为大毛、小毛及他人手,皆无从识得,且以朱绿赭三色分别度入此,并黄跋如右。三月十八日,韩应陞记。(长方印“应陞手度昔人校本”)

毛本目上多有方圆“晋”字小印两种,兹以大小重轮印代之。又记。(方印“应陞手校”)

据跋一,韩应陞是从黄氏滂喜园得到《石墨镌华》的钞本和刻本,又将刻本上的校跋过录到金钞本上的。这与黄丕烈“名钞旧刻,一书而两全其美”的想法很相似,并且通过临摹、过录校跋(包括印记),真正实现了“合璧”^②。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古文献研究所

①顾珊,字听玉,江苏长洲人,其祖顾若霖,居苏州任蒋桥,顾珊后迁居华阳桥。任蒋桥顾氏是吴中藏书大家,所藏极富,黄丕烈士礼居之书很多来自试饮堂。见《文献家通考》,第426-427页。

②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金钞本和黄跋旧刻本的印记,两书均经韩氏、蒋氏、张氏、陈氏之手,则两书应是一起流传的,这些藏书家都很重视“合璧”的价值。